

事之精者猶班班可見近世所習淺陋寂然不聞其人此亡宅蓋苟於所利而不自取重其所爲之技爾獨天彭張氏能嗣守道人之學用筆設色氣韻標置未嘗輒自奔放惟一謹於良法不爲世俗之心所怵誠可尚也予寓彭累月居甚閒暇日與承天僧敏行游凡出於張氏之手者觀賞殆徧信乎他人之不能相與較其後先矣敏行乃其俗裔也俊慧通博亦善於此聞予嘉歎其父祖之所爲磨石請予道所以然熙寧

六年中秋日記

成都府楞嚴院畫六祖記

僧惟中字慧雅本隸蓬州開元寺後遊成都不復歸其鄉者凡四十年性孤潔不妄與人合精禪律之學善吟詩氣格清謹其徒許之與可朋相上下常呼之曰詩伯

可朋蜀僧之能詩者

復通吾儒書

學者從質其義日滿座下羸形垢面破衣敗屨見者不知其中之所有能如是者俗年六十示滅於大慈之甘露道場慶曆五年乙酉五月九

日也前時盡傾其橐中得八萬錢諉其所常往
來者楞嚴道人繼舒曰我將去矣生平之餘止
此爾其爲我命奇工繪六祖像於爾院之釋迦
殿雖然用此被唾罵我不敢辭矣且欲使來者
見是相知是心以是知見故能被除諸妄而泯
相忘心我爲是功德之意也道人諾之會廣漢
劉允文有名於時遂召使圖其事采飾殊絕鋪
置有序叩問傳付密義相屬一花五葉先後交
照信法苑之勝緣而畫評之善品者也予舊與

惟中討論五經大義甚重之畫此時予亦觀允
文下筆後十七年予自秘閣校理乞侍親得相
於臨邛郡道人使予記諸石嘉祐六年辛丑五
月十五日東園芳洲亭書

靈夢記

興元府唐安寺戒壇院六臂大悲觀世音菩薩
者乃通判軍府事太子中舍盧洪徽之之夫人
長安縣君朱氏之所完飾也初夫人自熙寧年
庚戌歲狀若娠者凡五年不得免夫人日夕恐

丹波集 卷二十一
一
懼世所謂祈禳禱禱之事與夫但有可以爲療
救之術者無少時不孜孜於此逮癸丑冬徽之
移官至自閬中一夕夫人忽夢遊一大寺經行
殿廊下見壞像偃於壁金彩晦剥手足損墮夫
人佇立嗟悼者久之有叟皓然來旁謂夫人曰
此功德凡歷百千萬人所視其間未嘗有一人
肯爲修之者夫人對曰兒不幸累年姪子在胞
善惡殊未辨願欲莊嚴此像庶憑藉威力使早
得就蓐免茲憂惱可乎叟曰爾果如是自獲靈

報遂覺用言于徽之然但莫知其於何所而能
見也十二月余與徽之至寺爲懿德皇后忌因
過此院見舊塑一軀頽委于曲室余方召主者
譙責之徽之遽曰是若洪之室人向所夢之者
具道其一一徽之歸語其夫人夫人曰儻似是
矣遂來觀之曰果然也乃擇日移置前廡命工
如事澡被垢全補綴諸缺更日未久物物嚴備
相好圓滿百福端麗邦人競集團繞讚歎後夜
夫人復夢叟持藥一匕付之曰可煮此飲遂如

其言裁下嗑良久嘔出大小黑白者無筭洩血
如煤几數外驚寤流汗漬浹舉體窵然如弛重
墜翌日徽之亟詣余以喜告余曰固有之矣嘗
聞是大士者昔于無數恒河沙劫時在觀世音
如來所聞證妙法獲二殊勝上與十方諸佛同
慈力下與一切衆生同悲仰以無作妙力施諸
無畏觀其音聲下救諸苦自非誠懷堅固信嚮
深切詎能如此感格妙慧以取勝樂者耶以夫
人精意願篤勤服佛事匪惟今日魔蟲妖惡欲

害於已者卽時散滅抑亦自此以往當獲福德
智慧之吉祥者無疑矣噫彼世之昏頑庸戾心
生懈慢者來覩聖像得不起信心而反善道歟
自利利佗斯莫大之因緣耳徽之俾余次其事
刻石置之側熙寧八年歲次乙卯二月十五日
丁丑記

捕魚圖記

王摩詰有捕魚圖其本在今劉寧州家寧州善
自畫又世爲顯官故多蓄古之名蹟嘗爲余言

丹淵集 卷三十一
此圖立意取景他人不能到於所藏中此最爲
絕出余每念其品題之高但未得一見以厭所
聞長安崔伯憲得其摹本因借而熟視之大抵
以橫素作巨軸盡其中皆水下密雪爲深冬氣
象水中之物有日島者二曰岸者一曰洲者又
一洲之外餘皆有樹樹之端挺蹇矯或羣或特
者十有五船之大小者有六其四比聯之架輓
轆者四穆而網者二船之上曰蓬棧篙楫舳孟
籠杓者十有七人凡二十而少二婦女一男子

之三轉軸者八持竿者三附火者一背而炊者
一側而汲者一倚而若窺者一執而若餉者一
釣而僂者一拖而播者一然而用筆使墨窮精
極巧無一事可指以爲不當於是處亦奇工也
噫此傳爲者尚若此不知藏于寧州者其譎詭
佳妙又何如爾幽有郭煥者善搨寫余亦令爲
之郭之平畫有尺寸其可愛與余爲此尤盡其
所學其樹石則出於余之手也劉名繼勳爲左
藏庫使知寧州嘉祐丁酉二月十日新平官舍

丹淵集
卷二十三
記

丹淵集卷二十三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三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建先

記

梓州中江縣樂閑堂記

客有言於余曰天下郡縣之政其守令或謂有
難乎其力者氣俗狃狀好犯幾禁之使然乎何

丹淵集
卷二十三
記

丹淵集卷二十三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三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建先

記

梓州中江縣樂閑堂記

客有言於余曰天下郡縣之政其守令或謂有
難乎其力者氣俗狃狀好犯幾禁之使然乎何

丹淵集 卷三十三
獨常指其地而固名之也余曰不然是其謬泥迂曲不達其體而後獲此之論也夫民之所以資而生者求將以自贍其欲其勢不能無動以役其所任之智既爾則情貌矯譎初若不可知其是非利害之形煥然常自兩立矣孰者或違聖賢所正之道與國家所制之令者哉我凡以其取聽於已者以義而枉直之無濟以私所以理斷矣郡縣有大小其事有煩約之異才者臨之一術也雖民訟雜集吏書擁進其於區處但

財勞指顧耳曰難者何耶昧者不能故有人情狡詭不可諭契要深濫不可辨之說是則天下郡縣常容有不可調一之治者矣豈其然乎中江爲梓之三萬戶縣生齒旣衆分地旣隘其爭鬪之辯侵越之訴畚已遽作紛午交衍鞭之庭而械之獄者亡虛日矣所決一未厭其願則號冤唱屈奔走跳盪于勸農使前者絕復續焉士大夫以無可柰何而適爲之令者何嘗不望名而起畏茲有年矣河南廖君自福昌移治于此

丹波集 卷之三
聞之所以爲政之大氏也無急擊無緩縱棼以
櫛之結以觴之摩撫柔愿規厲陶突善端姦幾
觀聽而盡民自戒告無敢欺瀆曾未逾歲已底
無事噫才者也君亦自顧如此宜順是以就燕
佚之高乃營聽事之西爲堂四百椽萃蓄經史
以朝夕訓育子弟爲園五十步蒔植蔦木以時
節笑會賓友深虛曠潔雅若世外他日寫書畫
圖抵余使名而記之余因爲文道其所以爲是
之意復以其堂命之曰樂閑以君之政治之閑

而於此爲樂也君學精而才長貌溫而氣嚴襟
矩風尚淹重宏遠如使其立行道之地發畜德
之府蹈切烈之途闢名聲之場可量也哉簿書
之期會土木之興作於君未故也豈煩余之多
言乎治平元年五月日記

梓州中江縣新堤記

縣爲江所環因名之其源蓋出于綿之龍安鹿
爬山初若二帶其深財漸車至神泉始與諸谷
澆水會爲一西至于羅江南至于陽平匯東南

丹淵集 卷之三
復吞旁流迺浩漾爲洪波浮于縣之西郊歷坤
隅勢下頗壯猛南注折而東斗且闕遂廢擊左
岸土毳善崩歲歲內蝕若剗以刃若掃以帚邑
人惴恐弗安厥居治平二年春河內廖君子孟
爲之令將解去尚訪遺敝及此卽行視歎曰是
將禍于後者失吾不爲地陂而民魚有日矣於
是料材課工趣之成期補完墊漏填築堅垧以
循汧而推軋之其夏大雨澤潦屢集至此力不
勝迺透迤漢委行復走故道積填累塗隱爲金堤

望之岌然直偃橫斷初民來觀萬首如蟻朋行
旅聚謹譟踴躍誅誦今德老穉一口且曰秦之
冰唐之兼瓊嘗以水利遺蜀民民至于今神祀
之今吾廖君殄水害於吾邑吾邑之人又將何
以報之哉謹當戒告子孫卽其地以祠世世不
敢忘也君聞之笑曰過矣此非所以盡吾之所
爲者曷足以云爾之德耶貢士賈汝奇等二百
人逖然進而言曰夫古之賢者凡是建立豈與
夫蒙其利者必固徼其所以見思者耶蓋仁惠

丹湖集 卷二十三 四
浹人其久愈深雖欲已之自不能矣竊謂君之懿迹與古何愧當附之金石以信于萬年君又笑曰過矣愚何敢當此願毋言謹以謝諸君汝奇等退以圖以書詣余求文其言具如此余受之曰是可紀也廼爲論次其所以云隄凡大小五其長共百三十七丈高一丈廣倍其高用人三萬計日四十五隄旣成無有一人議之曰不可者噫如君者賢令矣

梓州永泰縣重建北橋記

上卽位之明年永泰縣重建北橋旣成其令郭君經與其佐史君潤辭有請于邑人文同曰經潤辭不佞竊廩食於此伏自念終無以施短才立異効鄉者議與斯民興是役以利其往來此前人憚勞畏譏久而不克爲之者工今休矣問諸左右約諸所以調用民實不艱其供而咸謂其且當然者經潤辭輒不愧宜其文紀其上敢以累執事庶因之以傳乎亡窮經潤辭幸矣同日唯唯二君之治端幹明以繫使人謹已聞之

丹淵集 卷之三 五
長老舊無有也均繇賦平訴訟它人蓋亦有能
之者夫何足書是舉也同嘗觀二君之爲乃有
志於行愛惠之深者勞躬率心旦夕歐勵暴外
風露曾不以懈勤王事恤民隱古之賢吏凡不
過此是可書爾二君雖不見屬同亦將件次休
績揭諸華表之末以視于後人况二君所以來
之意誠且愿耶謹不避讓爲之詞云維縣爲梓
之所領西上府治蓋百有三十里叢岡沓嶺圍
聚邑屋疆畛感陜號最險下然賓旅還過此焉

要隙大氏閩中清化始寧符陽諸郡所仰二川
產殖繒錦泉紵苳茗刺繡鏤刻髹治之物與所
市易牛羸羊彘絲繭椒蜜之貨日夜旁午絡繹
它負羸揭抗蹄裂局如水上下故北出之道趾
踵相織近郭有澗自東迤西橫匯曲决峭絕傾
斷自昔經制有橋甚偉以利其涉逾五十祀至
和甲午夏潦淫溢遠谿逆讓噎溜不寫鑄厯愷
岸級礎崩納角楹翹虛羣版散墮日欹月陷以
至大壓庸吏數易一不省問人擠溝馬還溲間

丹淵集 卷之三
則有矣維汾陽君爲令之二年慈惠宣浹民實
信賴諸敝已祛回力圖此因倡于衆曰是橋廢
圯爾所痾悼予其爾復謂予何者萬口一和令
謀我協不煩今指願進諸辦材糧交委日謁就
事於是集斤鋸會錐鋪治木伐石均功授巧維
武昌軍適調此尉喜相厥役與令鳧藻昏旭臨
視犒饗豐美作息時節咸樂其用無少倦飭始
癸卯仲冬之丁未末訖甲辰孟春之壬子櫛棧
朽堊一已絕手觀其橫虛亘遠妖矯虹截鉅載

鉤擢攢扶瑣綰覺直如削堅鞏如鑄厓廉褥緻
阿榮歧竦湍瀨搪激無以泐其固風日掀暴無
以液其壯百數十年之利過莫知爾旣而行者
止居者起田野毗隸閭閻賈儉提引穉幼扶翼
耆耄聯行散走環擁登降睨高窺深歎息欣喜
如是累日始肯罷靜爰有杖者倚柱而歌曰昔
政之鄙寢以毀兮今治之賢脩以全兮興事以
時罔齎咨兮取用有度胡恕怒兮無貲之仁濟
斯民兮不朽之利安此地兮同旣爲貳君委以

丹淵集 卷三十三
論撰以詳言之矣復取杖者之歌系于後刻石
道下以求行人之思治平元年二月一日記

東橋記

縣既宮於羣山其修隴楸麓逶迤曼衍分勢而
住爭會于左鯨偃鼇卧尾吻相屬谿溝澗谷蟠
縮破斷蓋荒源野溜澆湧淥激夏洑秋潦相倚
爲暴故東郊之地少夷陸矣距市門百舉趾衢
道橫裂岸土脆墮舊架短狃庠劣湫下歲累民
一再易登搖蹋漏過者歎愾如是不知凡幾百

年人無謀之北橋成之明日其令經尉潤辭又
相與議曰此既爾舍彼謂何譬之像飾冠笄而
不顧其袂之壞蟻豈威容哉材糗羨羸幸可并
就遂移工爲之廣陜四楹咄嗟以具無慮治木
百章礪石百礪覆瓦五千枚剖竹三百个役匠
四百指費曰三千刻無橫歛無霄使而告罷矣
噫二君者孰爲其端然負此千室之邑耶發已
之仁興民之利實亦盡其所職矣同復從而文
之以道建置之始曰經者字義府姓郭氏鄆人

曰潤辭者字堅叔姓史氏眉人曰同者字與可
姓文氏縣人

成都府運判廳讌思堂記

天下之事物常相與宜稱則文理順而制度得
或鉅細輕重一有未合率病之以爲不當然遂
起衆論矣區宇之大吾宋盡有之四指之極幅
員萬里旁裁直製界爲諸道其置使以轉運爲
名者常慎選注往服其職底財賦察僚吏宣布
威惠顛假之柄其所與蓋已重矣惟劔南西川

原塹演沃昨庶豐夥金繒紵絮天灑地發裝餽
日報舟浮輦走以給中府以贍諸塞號居大農
所調之半縣官倚之固以爲寶藪珍藏云其所
謂佐者既非齷齪循系歲月者之所能得其所
止亦當崇大闕顯與主者儀形無缺缺始云其
可矣今其所謂佐者之居舊嘗一切置之尋廢
既復亦踐襲往制回曲庠狹不足以視清曠講
燕休餘基翦然蔽沒蓬藿嚮所涖者未遑營之
職方員外郎霍侯以經行明修所赴宜賴將漕

之貳實以才擢既至攷究內外靜煩省劇隱謬
革俊潛利宣章列城信畏俯伏觀望不煩告諭
自底恬肅惟是居處厭不如事思有以增易之
使夫文理制度一與事物相表襮矣龍圖閣直
學士趙公昔總外計其已詳此今復杖節臨鎮
于是聞侯之議志與侯協乃規斥其地墻爲一
圃集材於羨命工於隙合諸意慮授以程品築
隆址植巨厦曾不累月匠以成告危譙支空廣
留延廕衡欄擁衛窓戶通潔若翔而尚矯將蟠

而復振奇巒秀巘發遠思干其上鮮藹珍木悅
真賞于其下寬表可以觴賓侶靖密可以籌金
穀壯哉雄乎誠大邦之崇構而外臺之偉觀也
旣落之侯謂廣漢郡尉文同曰是乃昔之所可
指處今已化爲佳境爾無石以載疑事之闕將
以屬子子其謂何同曰諾退自念昔韓退之爲
王南昌紀滕王閣柳子厚楊長沙叙戴氏常皆
部吏也同今奉侯命而記此職正宜矣其敢以
不敏辭乃次其畧刻置宇下以夸示永久然慙

不文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記

綿州通判廳伐木堂記

巴西郡處二蜀之會人饒地腴賦貨繁茂官於是者力勤于它應兩道使傳之出入領八邑民居之利病二千石既主辦于上事以熟至則爲之商輕重決可否爲其丞者最繫一府之煩畧繇體均勢平上下易交有從事可以持未便比膝較語以相辨白研理之極得平而後去有椽屬可以覆訴競議法律恬妥詳緩鋪述枉正不

用惴懾以盡意見承才如彊明則攬衆說之是以與厥長相名而行故無有不可外人之善議官政者或齟齬蹉踖高簡自用不以誠盡下則庶務放紛所趨背盩以至民輸冤吏肆姦泪滅龐緻廢亂條紀是則聽斷裁撥猶且未給又豈暇更營館舍悅書史以偃取佐郡之樂者哉故子駿來是州而得以爲伐木堂也聽事之東舊有羨宇庠陋偏仄鬱而不舒子駿至未幾而宿積久敝切理以解紛亂梳結內外次序居餘間

廼檄匱篋出簡冊以治素學顧此地謀高新之
會羣材溢山流積岸下移運掄擇以足其用增
引欹裂改質陳蠹凡成屋大小共若干楹軒窓
虛明几案新潔視公事已此焉旦暮子駿治易
有聞當世不以其能自爲夸高尚取詩人以道
德相切正之義榜名其楣朋友故舊有來過者
必引納於是講究不倦廼知子駿非但如衆人
者築觀宇設亭榭以侈已之燕逸蓋將於此窮
爻考辭磨瀝心髓以會三聖人之意爾堂成明

年俾同爲之記子駿姓鮮于氏名佐闔中人著
易斷

彭州永昌縣治已堂記

常人患負已之所有而不能自增廣之猶田焉
雖美沃腴墳殖蔣蕃猥然弗時芟薙亦已見其
報之滅裂如也其有紉鈔故高懼忽墊墮務以
不足耻其躬營營焉日求所以勝于心淬愈堅
而礪愈銛者非賢者誰其能之狄道李子忠性
明徹而才果利厥聲鏗然憺于縉紳崇卿巨侯

交啓薦辟今尚令于求昌也其處之譬倕之視
栝圈而丁之睨狔菟豈假施其功而肆其力歟
旣至未幾乃構堂于其所居之西北隅闢二室
敞一軒曰蒙曰晦曰默總而名之曰治已脩筠
珍榦羅立環擁寒溜袞袞渠行沼瀟茂樾清嚮
旦夕滿坐子忠公事旣休卽來其間其所以題
之曰治已者有旨夫楊雄曰治已以仲尼曾參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忠其尚以我之所
得者爲未厭將酣飲而飽飫乎旣蒙且晦而又

默於此期深探而極取之乎噫內以忠而盡乎
心外以恕而接乎物如是豈獨行於世而無所
悔也愚將見其騰于天而沒于淵橫軼于四海
之外孰有一議而缺於已者耶子忠之賢七十
子之徒也見屬記之掬爲道此熙寧二年十一
月十五日記

武信杜氏南園記

慶曆中武信始奉詔立學郡人杜氏方將教其
子航乃合其州邑士人之議聞府具書召予領

其事予既至暇日多游息于杜氏城南園亭當是時其處所始經度編列排置未若完具然已見其氣象雄侈縱衡高庳次第甚設私自念在蜀土田險陜民屋繁會得平地若頃許愛惜摩撫分溝裂畦種種蒔植于其間冀四時孕利出沒相屬號爲中人生涯者百二三四爾是能捐倚城腴田萬金爲游觀燕佚之所將誰肯然耶杜氏嘗亦指而謂予曰有一子其材性以嗜學家亦幸歲入有羨可卒就其業後時欲於此飾賓

館於此敞書室於此開讌堂於此關射圃使四方名人聞士或至卽舍此相與朝夕講肄評議將贍給之無厭或異日渠能挾藝業取科級歸以會郡官鄉人嘉辰令節于是爲一日之娛以榮其私此區區也予心尚之後予從官關中相去逮十年其子果登嘉祐二年進士客凡有至自武信者語次杜氏園亭必曰夥是甲蜀矣岑蔚幽邃明露宣豁有取必得心適意會實佳境也復見府中羣公燕集之詠大誇花木之麗池

丹淵集 卷二十三 十四
觀之美予既恨不能再至周覽勝絕且曰夫世人欲治一物計一事求所以卒償其志願者未始不齟齬而難合也多矣大抵患力有所不足而不克成或至有可成而患不能久見以如其所素望若杜氏之爲此也可謂兼得之矣始也教其子以儒術吏事求應有司之合法今已見其一上入等而再官有名矣始也披荆荆莽輦朽削蕤以裁築基級今已見其巍軒夏宇華眎而明煥矣始也折本而種擇技而附今已見華

曄曄而實纍纍矣始也瘞萌於町扶孽於徑今已見蕭然爲長林而竦然爲高株矣杜氏復未老輕速強健家事一切委其季不間日爲其子營飭所以延候賓友之事於此始也雖役智慮而勞指畫今已見其外足自慰而中無所歉矣予故曰杜氏之爲此也可謂兼得之矣會其子用薦者得令綿之龍安躬來求記爲道其所以然

衆會鎮南橋記

丹淵集 卷三十三 十五
士志於學而底其道之深也凡所錯事於理莫
不順而於物未嘗有以不合相蓋正性以復渾
融粹熟經營指顧一繇於仁義耳中山鮮于端
夫淹茂而好善正重而有謀方朝廷初有枹罕
之地端夫首以才選貳其治虜嘗薄城欲肆其
醜者甚力端夫先身麾士衆乘陴分制禦具隨
近之虜度不可角遁去已而正總守事勢益專
諸羗畏攝不敢動創心羣疑釋然而安堦零不
舉渠荅不設致諸其隣仰首取法是功業者最

焯焯矣大既處之若無事惟其小者顧咄嗟而
有所不且耶坐累家居杆杆然不自廢猶視其
所以當爲者爲之衆會鎮端夫別集在焉南出
有道素號湫底甌窪不夷病諸徃來歲久矣無
能慮者時或積雨綿日赤埴散潰傾膠覆鬻斫
沒股陷噎鬲不吐釀爲汙塗端夫昔已深惻治
且未暇殆今視之猶爾議將橋焉其季師臯聞
而說之願亦輸其家貲以佐厥役架材通溝琢
石補道長袤高廣完好堅直回流變壤坦若無

丹淵集卷二十三
礙閭里耄倪過者歌德端夫以書聞余求紀歲月余愛端夫好學而信道以資其長才自從宦四方有惠利於人者莫不先之天子亦知其可用屢被旌典委以疆場之任洮西大効世實知之矣竊嘗揆其美志其所以方厭然者必將犁結囉之田奴耶律之種乃事始止耳豈茲瑣瑣可盡端夫之所爲哉故書此示其里人俾勿壞斲後世有以原其所先

丹淵集卷二十三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四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建先

記

靜難軍靈峯寺新閣記

嘉祐元年同佐靜難幕是時邊警不動歲穀屢熟居惟奉詔書謹約束之外無一事可領但攜

丹淵集卷二十三
礙閭里耄倪過者歌德端夫以書聞余求紀歲月余愛端夫好學而信道以資其長才自從宦四方有惠利於人者莫不先之天子亦知其可用屢被旌典委以疆場之任洮西大効世實知之矣竊嘗揆其美志其所以方厭然者必將犁結囉之田奴耶律之種乃事始止耳豈茲瑣瑣可盡端夫之所爲哉故書此示其里人俾勿壞斲後世有以原其所先

丹淵集卷二十三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四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建先

記

靜難軍靈峯寺新閣記

嘉祐元年同佐靜難幕是時邊警不動歲穀屢熟居惟奉詔書謹約束之外無一事可領但攜

引僚友窮高遠探古舊發爲詠歌以度閑日紫
微山靈峰寺者凡出必造焉寺居城中據山之
險有閣北嚮下臨闐闐官居民宇池園觀榭閭
市喧合坊陌斜委平坐俯矚無不盡在外之高
原大野環擁趨集周之城隍漢之壁壘唐之丘
壠淒涼毀落咸會目下當時猶恨其王者用智
未深不能飛楹走櫓直跨嶄絕若是則左九嶷
右崆峒不起席上皆得髣髴每一來此雖矐黑
尚不忍去自被召供職秘館或佳辰令節未嘗

不懷念向時相從於是之樂五年冬奉使歸蜀
以故復至此郡授館之後接賓客奉燕飲日日
不暇已復遽去卒不能一到此寺但徃來馬上
據鞍仰首憶前事感故迹而已時太守都官郎
中解公指之而謂同曰是昔君侯之所常遊者
惜其未甚顯快不稱其地今將授以規制而改
新之君侯宜以文紀其上他人不知詳矣同曰
是素所喜命安敢辭六年四月公以書來謂同
閣已成磨石久矣將受代須得記乃幸同把書

東望注想良久心與境絕莫得名狀竊謂公之
清修雅潔凡有建置蓋出俗外爲是閣也必能
瓌宏偉壯卓立特出蹲踞高虛執力走動東泉
之幽曠南園之邃密西莊之冶麗北湖之清勝
宜然四面低色飲氣伏不肖於其下矣同繫官
在遠不能陪賓從之末與公燕賞使遠近景物
後來所得者無由採撫以就鄙詞之壯觀聊執
筆以應前日之命儻後呂幸見尚遺略者期爲
公以他文補之五月初一日記

邛州鳳凰山新禪院記

臨邛郡西北皆大山所叢衍迤旁薄深蟠遠走
直注大渡限迥蠻詔鬱如雲煙涌如波濤晴光
陰嵐明昧一屬其間孤峯峩然傑立豪峙首領
臨惜此伽藍遂入民籍乃以狀聞于大帥端明
殿學士宋公祁願呂本郡白鶴山中谿禪師淳
用主之公隆法嚮善樂受乃請盡舉其地以畀
於師師梵行高特有聲南土持大法眼回矚鄉
社迅機敏語導接無倦拂蒙去部領會者衆受

丹淵集 卷三十四
山之日遠近白黑咸此赴助景氣明霽崑崙軒
豁若有神物踴躍衛護螺鼓之會遂不虛日禪
悅法樂皆自滿慰方便之化城解脫之道場於
是乎在師以余昔從事此郡嘗歷覽勝境今復
倅州事具曉本末謂記此者莫余之詳署狀丐
辭所懇精至因語之曰道以人存地由法盛增
福持慧圖爲永傳師固已知之矣余何暇喋喋
哉其或叙山之靈勝述累世傳山之人紀師爲
第一代住持此畧備矣嘉祐六年五月十五日

記

茂州汶川縣勝因院記

繇玉壘南下過笮迤西循皂江左折越大平渡
行深入曲無慮六十里至茂之汶川有地曰柘
平羣山却立大陸初露畦麻贈稻杳遠空濶披
孺帶麓壤土鮮潤景物瓌麗人物純篤就其佳
處有院曰羅漢昔有頭陀德欽戒操甚嚴歲臘
居久其徒委散是身獨在常懼其所將底墮落
願擇高行屬呂香火得永康軍大中祥符寺僧

丹波集 卷二十四 四
義海者付之至惟簡師凡五世也惟簡性顯潔
所趣端慎守僧律作佛事癯形晦面不避風雨
遠近四衆咸宗仰之既至此地乃圖崇飾伐木
鑿崖大輯材礎構廣廈設尊像儲秘典納淨侶
凡所欲有一一完具殆逾一紀功力方絕以名
上列乃錫金號庭堂虛敞檐宇飄動丹明碧照
續繡崑谷誠歸嚮之福地而莊嚴之道場也惟
簡余之邑人遠來求紀其事間嘗謂余曰青城
諸峯惟大岷最爲高厚然丈人上清之望者乃

世俗之所能見爾如吾所居正向其面脉絡表
裏披斂出沒澗壑鈎蔓巒嶺屈折高林巨樾巍
崗險頂晨霞夕靄染漬輝耀湍瀑淙激禽虫啼
響一日萬狀無有窮極鬼眼傾耳不知厭倦此
方外清絕之境世間奇偉之觀而惟簡輒擅有
之山林之人所獲多矣安得君之車馬一至其
地且幸吾言之不誣余聽其說袞袞令人喜聞
回視此身若處泥窞何時濯洗以從師傲兀於
其間哉因命筆綴次其事使歸瑑諸崑石遂以

丹淵集 卷二十四 五
爲記云熙寧二年十月十五日記

成都府學射山新修祠宇記

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治平二年夏四月被詔守蜀明年春三月上已來遊學射山主民樂也故事有張栢子者嘗居此學道以是日得帝詔駕赤文於菟籥雲衢狝天關以去後凡其時兩蜀之人如以戒令約不赴而有所誅責者奔走會其上詣通真觀禱其神從道士受秘錄以歸一年禍福率指此日情與恭之所招致也自昔語

如此人益起信逮今遠近以期而致者愈無缺數成都燕集用一春爲常三日不修已云遠甚然各有定處惟此山之會最極盛太守與其屬候城呂出鍾鼓旗旆綿三十里無少缺都人士女被珠貝服繒錦藻績崑麓映照原野浩如翻江擘如凝霞上下立列窮極繁麗徜徉徙倚直暮而入公旣至喜遊人之逸然復愛其地距城不一舍而孤嶺橫出夷陸景氣殊曠絕但謂官室獨與物不比稱明日召知縣事李君弼賢語

之曰此隸治下載譜籍寔號勝處而模矩制量
諸不如所說柰何議者其咎將付之于守宰歟
予與君其欲對人不愧中在謀其完矣遂授之
宜所且當然者君曰公所命弼賢能爲之乃調
匠度材悉以良法不煩公不傷私未逾時而已
云事畢矣爲三清殿爲張先生祠堂爲道宮齋
館爲燕宇便室與凡所以可爲之屋者一一無
不有亡慮三十楹開哈延連輝顯華朥兀于雲
際動于林表誠棲真之秘夏而合宴之佳觀也

自是日有來者嗟頌顧矚聚吻而談曰此地不
知化爲榛墟者凡幾年一日爲賢者所經慮芟
舊而揭新之詎偶然耶豈神靈所居不可廢待
其人而後俾興之耶不然何歷歲滋久而無一
有所問者耶蓋屬之於我公也盍延其傳以附
地志公因使同文之爲紀其補四年正月初五
日記

衢州龍丘縣重脩徐偃王廟記

惟天之性人以仁其端本完重植深而培固凡

丹波集 卷二十四
所以設于事爲顛沛反復非呂衆被利則未嘗
以妄施或罹遇不幸至委國動民猶不俾一命
自我以死而獨呂身負之者旣沒其精魂更億
萬年亦不泯然與膚骸漫潰隨土壤化去必將
憑依其地吐發靈氣關陰陽主水旱導宣天心
以蒙福于一方有人焉偃王是已衢州龍丘縣
有王廟退之嘗爲之碑言王事至悉此不復書
自唐元和時其裔孫放爲州刺史卽其居侈大
之今數百祀不知凡幾易至此近歲凶沴忽作

他走茂效遠近赴嚮必以王得鮎背稚齒拜列
庭下祝語未旣祥報已集田疇野婦歲飫稔食
不信殪殍泰然自處蓋嘗語王以爲一天云而
棟宇墻級久廢不治騫摧侈爛貌衛蒙沒失於
靖密與事不對進士毛維周等視此懼悼咸謂
非稱循不脩飾民恭以情誠薄禮誦積嫚王饗
乃相與具材選工改化舊制天落地湧內外輝
潔民之心由是益虔而王之威神愈爲崇嚴矣
維周因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遠來句文刻呂

示後同不能免因爲紀其大畧又繫以辭使祀者歌之以答王之休烈其辭曰

穆旣不道兮王爲民而遠驅國覆身殞兮其靈徘徊而游於吾衢王之去此兮歲凡會其幾元名與日新兮悅然若王之常存惟皇之生元元兮獨厚王其呂仁死不俾磨兮顯以福尸于斯民皇命王之甚重兮王亦報以其職水以之賜兮旱以之澤民被札毒兮王心以惻裁害攘却兮休嘉翕習牲醴兮醇醲肴藪兮潔豐歛羣誠

兮端莊外與物稱兮進于王堂奉祀以時兮王德敢忘王其安此兮天地與長

嘉州平羌縣新脩夫子廟記

項川道士李有慶過叩訪余謂余曰漢嘉屬邑曰平羌者其令尉相與增脩夫子廟成欲君侯之文以紀歲月且未敢使有慶侯君侯可否應之曰予何者敢當此雖然二君與余無一日之舊不以屬他人而獨見諉於余意特厚或辭焉缺其望矣但能知其所以廢起之由爲此復何

讓道士曰聞之其先有屋數椽惟春秋二丁其令始一過其闌爲行釋奠禮者旣出乃闔戶不復顧風揭雨灌虺鼠鑄潰液爛頽壓墟落如也

嘉祐元年令始平馮君玠創殿一區塉夫子像圖十哲於壁後晏君升卿用安靜掾薦者治此景君思誼以才侯子試吏爲之佐二君幹敏而文智參謀同臬地繩基復圖補完縣之秀民呂甄等趨善向教就集厥事願進材用交章委苗起五年季冬之甲子訖六年仲春之癸亥不

費公不暴私凡若干楹內外悉具虛敞深靖崇庠有制蜚移連連巍譙騫騫藏俎豆儲典籍召良師延美士於是邑人之佳子弟抱書楚楚來立門下願隸業于其間者二君咸與之進勸教不倦其大抵如此余曰是能爾耶賢哉其爲也今夫仕進者不自計其中之所有而所治才褊辟則嗟悔怨懟一切放墮不事事或倚上官視聽不相及恣用貪狼推剝其下以厭已之欲是此等天下常不少矣今二君所蒞之邑在蜀無

與較其小而能先務教本以篤其俗使詩書禮樂之術日薰染其耳目是知為政之大端也簿書期會之末略解事者皆能之豈足為二君美哉道士待余文持去故述其所言然甚略是年五月十日記

邛州永福院新修桂華閣記

唐紐絕五代易璽為旦暮建知祥將蜀幸中原紛潰遂反側不脩職貢輒竊號井底既苟且上下日驚恐延死命豈復議興黷舍訓厲賢俊雖

秀穎布列亦自然樸縵無理致暗翳昏鄙坤文乃落真主出羣偽累首闕下四海一治風教宣浹字育涵煦刮濯鑄鏤章聖朝典禮太具陛下御世光耀益烈邛為要州地物繁縟俚師陋士亦備文采章逢彬蔚實愈他郡天禧初計君用章始繇鄉書奏賦高第是後累詔翩翩繼起至嘉祐某年凡得若干人未安浮圖遵古好從吾人遊嚮學樂善因建大閣飾素壁咸寫厥象罔不惟肖榜甲相序簪笏聯映端儼矜肅若集朝

丹淵集 卷二十四
會鄙人仰止悉自規敕曰子曰弟勉策晞慕上人此舉爲勸實博余意迺後來不可禦梓匠增制績工肆巧常願與上人從事上人宜勿用廣多爲厭壬寅六月十日記

自然水石記

陵陽守居負山悉石西尤砌層崖餘地丈許平夷可屋因植四楹面午橫楣闢幽軒正對大林高株缺間視遠峰若畫工引淡墨作巒嶺嶷嶷時與煙雲相蔽虧愛此有佳趣復靜密公事少

休卽至宴坐伏息日計數取多乃去外俗不得知旁頽巨礪如瘤宜鏡刻遂磨治將紀建置歲月沃水盪拭見黝理若髮狀傾灘平波瀾漫飀迤複疊先後倫次窪淵聳浪左右役目自非天寫神摹人巧孰能爲是必由融結固已有堅包厚藏待子始發章物蓋顯晦信在時人理疑亦然苟達此與知命何遠雖爾旣有形必復壞倘後人加護則傳久未易泐因書側示方來期與子志壹所尚且俾爲仁壽異聞

丹淵集卷二十四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五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建先

序

御賜飛白書序

仁宗皇帝飛白書乃聖人不可窮之大藝而無所儼之絕學者也法傳之於天義授之於神淵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淵集卷二十四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五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建先

序

御賜飛白書序

仁宗皇帝飛白書乃聖人不可窮之大藝而無所儼之絕學者也法傳之於天義授之於神淵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淵集 卷三十五
情睿思下寓毫墨揮灑變動函負藏畜齊陰陽
之功合造化之巧宜乎世人莫得窺其至精極
妙之端涯者已若夫皇居奧瑒貴室琬刻有容
慕肖時亦飄墮其能於此以幸而獲之者自將
別爲秘裏盡略他玩流昇後嗣傳于無極而况
密繇嚴從躬被寵錫將宜何如以奉其休榮者
哉嘉祐七年冬十二月戊申帝召侍臣二十有
八人觀書于龍圖天章閣又幸寶文閣是日上
親御寶跼縱寫華楮貂璫遞薦簪笏環視雲飛

霧散之狀龍蟠鳳矯之勢震聳驚眩流動衆目
旣而遂命以書分賜左右太子賓客掌公禹錫
時預此集乃蒙帝子之殊渥焉懷歸有光展對
猶濕觀其點分璽角下墜秦寶畫立圭植高掩
周瑞仰惟祥符之書氏陽之詔始可相與配其
瓌麗而並其崇嚴者歟熙寧五年十月其孫文
紀爲陵州貴平縣令襲衍複櫝載以臨治願將
刊鏤布示于遠謀奉堅琰留寘佛廟見求短引
以著其下懿哉侈君之賜揚祖之美乃文紀爲

人臣子之道於是乎至矣故爲題此初八日謹
序

拈古頌序

甚哉物之勝于人也久矣萬利舞于前其心未
嘗不艷然願得悉厭於已者所欲一動厥本遂
失而不可求既爾將何護持而復能固之者邪
彼根種鈍下迷謬悞塞入類既淺餘習未斷者
故不足與道此嗟夫世之銜智巧挾姦妄假名
教冒資級養已謂無輩視衆若不覲者尚亦睢

盱惘敞不自省覺其神已爲有方者奪去淪虛
浮空餘止腐殼猶務以氣自侈變改形狀標立
高遠誇穉庸惑殊不知一息絕續百骸附給則
隨業散墮灑隸羣趣沈幽沒冥無可洗脫柰何
日日戴此重障了不明悟此尤爲最可憐者也
嗚呼幻美溺人之深也如此其有能于其中視
之謂非已之常所能有故不仞其毒若水之不
能濡膏之不能塗者間有人焉資政殿大學上
趙公以台鼎之重再尹於蜀蜀之人三十年中

凡五見公矣求公之迹終未能得或曰公之位
既愈高而其色若愈下謙靜恬懿無一易德者
何耶曰是亡他也脩真達元總了妄法物有不
能勝之者矣所以常據三旌之榮饗萬鍾之厚
固如飄風值劒暫有一映彼又豈能轉之如俳
兒顛娼執綸曳侑俛仰顛側誼詼伏罷一由於
他人所役邪公既以無事爲治其下亦各以無
事安其職化既成矣因萃會古人禪門語錄之
深隱者拈而頌之凡百篇揭月昏衢擊靈輿蝟

瞽者瞶者悉使覺知仁人之言所利信博一得
求得公之志歟嘉祐紀禪師出入公之門下香
山如滿從自傳之遊圭峯宗密接裴相之論得
公所述願布行之寫鏤云初屬予爲序因爲道
公之髣髴云時熙寧七年甲寅五月戊子日謹
序

射中金錢序

學以正治心心以明養神神以妙應物是三者
常相爲用然後始能就乎可致之事蓋發乎其

丹波集 卷之三
內而不失其成于外者繇素具此爾古之君子
於射事尤所重擇侯選士莫不先之豈非謂其
善知夫此理者歟提刑度支張公文章政事之
外弓矢之學號爲精絕求之縉紳實鮮其類近
嘗以金錢置之畫帖之上以壓其的用明其中
之審與僚友競勝約先取以爲樂公徐立諦視
一發而遂獲之正投其虛鏃若手貫坐客歛色
相拱而顧左右驚聳都人歎詫皆曰昔人以楊
葉銜已戟支伏衆者旣大且近何足夸侈較公之善

彼有餘拙公因作詩以志其事大尹而下咸屬
和焉馳寄於同使序其略同曰世常謂夫射而
能居所中之多者豈天性之本然在乎習之之
久而後能也如志不自懈日事於其中無賢不
肖者一皆底乎其善矣豈他術耶噫非也是不
知夫所謂三者常相爲用之理也彼知之者則
不然取於精微付之於手指之間省度而釋惟
意所在未有不如其所欲者矣齊工之于削輪
郢匠之于斲堊與公之於今日之事其道一也

丹淵集 卷三十五 五
彼習之之久而能之者未矣哉熙寧六年正月
甲子謹序

種柳詩序

樂蟠地切邊其土燥澀磽礧雖春陽震憤剖發
以導仁氣亦踈散不演潤凡草樹託殖生意結
結無人許長大柯幹局然皮葉磔然抱節起癭
不中材用豈和理近我落不霑浹抑西北性慘
冽烏鹵與中州相絕至是耶楊君灝巨川爲令
之明年暇日乘高窺臨笑此童禿曰宜物之術

人常與天地相比儼寧有施力顯致不可歟遂
種柳殆千根表絡諸道旣自指閱各任其地闌
迤灌浸期以必活生脉通定一無殭者春條森
森夏陰團團禽弄蜩鳴蒼翳蕃茂於是彼人乃
能識榮落以記時節行者得休蔭無懼暍乏爾
變此川谷一若關鋪巨川爲政之大抵也乃作
三詩記其事且欲俾後人相增成和者連章以
至大軸巨川携入都下示余屬以序予曰事有
利於用求成於本無或不謂爲難旣成而嗣守

丹淵集 卷之五
之能不毀乃難矣蓋人皆喜善自己出若名于
他則萬計沮礙無少假貸者十常八九今巨川
營此亦已勤矣來者能爲撫摩而不樵薪之是
亦賢君子之所爲也詩將刻石於縣故余因以
告後人云嘉祐庚子人日安靜文同序

賞梅唱和詩序

蜀之梅與海棠在泉鶴中最高第他雖號有
處殊瑣陋孱瘠苦不可與爲類者然海棠用治
麗妖富偏擅民家取悅羣目無所避擇梅獨以

靜艷寒香占深林出幽境當萬木未競華侈之
時寥然孤芳閑澹簡潔重爲恬爽清曠之士之
所矜賞故其第又自高也成都鈐轄東衙園有
素芳亭亭下有梅因名之慶曆中四方館使太
原王公護兵此邦是花正穠盛公命府尹程公
而下七人飲亭上第賦詩道其美石刻存焉後
二十年太原公之子道恭醇之用閣門使繼領
此職其花依然尚如當時之繁醇之復會其帥
龍圖趙公抃閣道運使史館榮公謹仲思同僚

丹淵集 卷之五
左藏武侯永孚及之運判職方霍侯交敦誠於此讌集而又詩之語精意新聯照牙映落墨未燥衆吻爭習他日醇之錄以示同俾載厥事同日異乎哉彼梅者生于深崑邃谷之中又居西南絕遠辟陋之國幸一得其所託遂爲王公大人所愛惜而詠歌之以傳乎無窮信夫天之生物滿盈于地中者徒芸芸耳豈能令之各善効其所負以取貴於一時耶蓋須待人而然後其名始有所成矣噫果如是則成之之力其勝愈

於生之者耶一人之功殆高茲天耶同嘗於此爲識者議之因序賞梅唱和詩故復云

樗蒲格序

李習之有五木經余常愛其叙所以爲樗蒲之用者始末皆具然其戲最古世之人罕有能作之者故曰木曰馬曰關曰矢之類雕鏤彩飾短長矩細曾莫識其制度矣忠牧夏公守幽暇日出其家所藏先帝之賜者爲其僚屬講而行之於是盡曉習之之說也如此獨所異者盧白雉

積開塞塔禿擲梟之外復加進退二采蓋使其
投無一或虛者焉又以禿爲黑以梟爲雞者疑
語近爾按馬融張華皆云老子入胡爲此戲楚
辭有呼白之語周史載擲盧之事臧質劉毅何
尚之高光宗之徒皆以是而立善名也乃知士
君子者亦無害留意于此彼王或王洪之墨黷
鮑泉蕭望之泥嗜掠惡取禍固宜所鄙焉嘉祐
二年丁酉仲冬月十有三日新平官舍序

費先生詩集序

嘉祐癸卯春東平先生以古律五七言詩共六
帙因其甥朱景副書爲示且屬余以序置其首
余熟讀者累日甚愛之余居常敢言唐人風調
涉五代衰季已淪委而不振及見先生之所爲
信遺音餘響久浮大空至治世而復下今又軋
然發于先生之筆舌爾按先生閩中人少舉進
士自勝冠走四方游名公鉅卿之門命旣不偶
退返林壑盡諱其他能而一從事于此凡四十
年探深摘幽愈老益工大抵氣和平而意精新

使人嗜之而不厭也近世文士以篇什自名者甚衆如使先生之言雜行于其中彼將左右顧揖相推以爲先余恐先生得所諱者固多傲然而獨居其前矣是可傳布於天下也

郭令送行詩序

汾陽郭君以成都府節度推官治永泰既二年凡內外職事官得以言舉善於爲政者共若干人以狀稱其治其將代也凡遠近士大夫喜以文章道人之美者共若干人以詩贈其行大抵君之爲令之術以廉以恕以不自懈以終始之若一也故吏不得肆其暴而民皆曰是未嘗擾於我者如是安得稱其治者不交章而贈其行者不累篇耶其詩君次第爲一編持以示余俾余題其首將布之余爲之云云

丹淵集卷二十五終

丹淵集

卷二十五

十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六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 建先

序

送趙大資再任成都府詩序

上五年秋七月丞相以成都守臣當更其所以
宜往者名氏陳于上前曰是其職序才業皆可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六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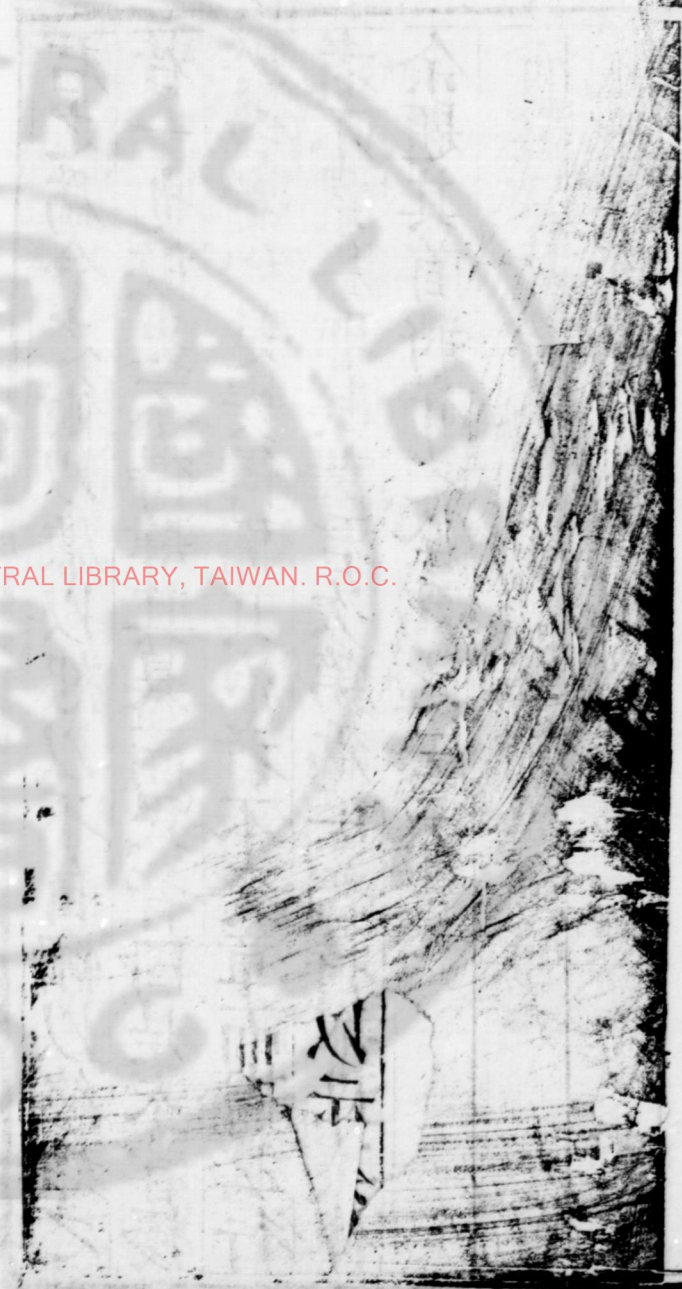
蜀 李應魁 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 建先

序

送趙大資再任成都府詩序

上五年秋七月丞相以成都守臣當更其所以
宜往者名氏陳于上前曰是其職序才業皆可



丹淵集 卷三十六
以彌其任惟上之所擇者上凝神久之且曰今海內之蕃域號爲至重者舉莫若吾之全蜀壤土衍沃民俗豐夥外之則八國種落賴之以綏輯內之則四道郡邑倚之以康靖得人而重固異他所須智略沈辯威惠肅給厭輿論之所與慰遐氓之所欲者始爲其人矣我有者哲宛在東土是嘗屢以仁愛明恕撫吾西南之民其民懷服其信厚逮今未聞有輒敢一日忘去者此將煩之再泣于彼其謂徃制無或循襲丞相奏

被上旨乃曰聖慮所及度越常議選委良帥以遺井絡遠人蒙慶不勝至幸於是以資政殿大學士召公於營丘大旆過國詔趣見上衆悉謂公輔臣必以遠解旣對便坐獨奉天語雍容啓問移漏累刻惟以願得亟裝出都門并驛臨治以副上之所以待下之意訖不以私請自免以圖便安遂行上褒嘉之馳使勞諭眷委之厚無與爲較先是公二紀之中四臨於蜀蜀人旣聞公來男諱於道女謹於竈皆曰我之七筮安於

丹淵集 卷二十六
食而枕筭樂於寢者不圖今日復因於我公矣
公既至簡條目去苛暴刷滌梗垢磨盪昏瞽羣
疑革而冰消大擾息而波澄未逾月而梁岷之
下晏然已爲樂國矣同昔者嘗聞之於公曰夫
感物患乎有心有心則接于物也泥而不溥臨
理貴乎無欲無欲則燭於理也明而不闇泯諸
妄慮照以正見則天下之治安有所謂齟齬而
難致者哉蓋公素事於此以爲身術故入居崑
廟出殿巨屏曾不以內外曰輕重而一以於其

所無事者爲政治之本凡取知于君而獲愛於
民者其將繇此者歟同常欲有所論議以紀公
之休懿會赴官興元道出門下公因授以送行
詩一篇俾同爲之序同乃述上之所以復用公
於蜀與公之所以得蜀人之歡心者題其篇首
詩自韓魏公而下凡若干章云熙寧六年上元
日謹序

送張學士知嘉州序

熙寧六年秋吾友張益孺自太常禮院求爲嘉

丹淵集 卷二十六 三十一
州既得或謂余曰益孺少有才名向嘗以辭章
冠國學多士遂優中科等自召試入館凡若干
年其踐歷亦已深矣方朝廷急用賢者之時如
益孺不補外被寵擢列華貫旦暮期爾何遽求
去以自緩邪余曰豈其然哉夫士之所以恃而
立于世者固在乎知此道而已矣命既存乎我
其所以用舍之者繫人之能否爾惟能常安於
中以俟時之所進退自信乃篤也或撓已以求
合之雖上竊寵榮以夸耀末俗其爲賢者一付

清議昧然已爲賤丈夫矣益孺脩正端潔治已
有法度今欲使爲賤丈夫者之行其肯邪况漢
嘉西南之美郡益孺以二千石於此侍嚴君旦
夕之膳其爲人子豈不榮且樂歟以此較彼益
孺所獲其少歟彼將奚譽哉初出都朝中士大
夫亦有以益孺之行爲可賀者皆以詩餞之凡
若干首益孺視事之明日卽走書與元求余爲
之序將刻之石故爲言此八年上元甚美堂書

送朱郎中詩序

熙寧三年庚戌三月癸丑同自蜀還臺宿臨潼
華清道館朱康叔引名見訪康叔昔守閬中以
治穰同未嘗識之而嘗相通書也遇於此尤自
喜問其所以西行之因康叔歛然謂同曰不肖
不幸少與母氏相失及今五十年矣自省事始
能得有告之者然終不能得知其所以歸逮冠
游宦四方雖身居于此而其心未始輒少時不
營營於彼期于母氏之見也去歲在廣德一日
若有所感者遂解官決欲走天下冀萬一或遇

之當先出山谷上雍宜有得道其迹彷彿殊可
信乃斷葷血食刺臂鏤板寫摹佛書輦散於所
經由道區區祈徹母氏之聽聞至此累日又言
儻在金州者明日且復如南矣言罷涕泣嗚嗚
是時同亦新免削杖聞之摧咽不自勝起撫康
叔曰君尚有母求緊我無之柰何相與歔歔夕
之夜分散去同輾轉至曉不得寐因口占百字
詩送康叔謂其精愿如此不獲之神理昧矣明
朝上馬授之而別至京未幾聞長安大尹錢公